

早期作品自然有不成熟的地方，谁都有
穿开裆裤的时候，藏拙也只能是藏着。不成熟
也许有不成熟的意义。

小说的艺术本来是无止境的……



魔方

名

家

处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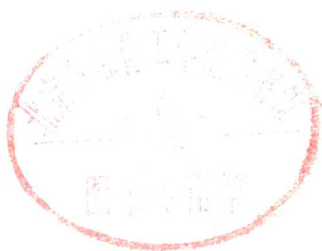
作

系

列

魔方

叶兆言 著



00124154



石化 S1241542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名家处女作系列 ●

魔 方

叶兆言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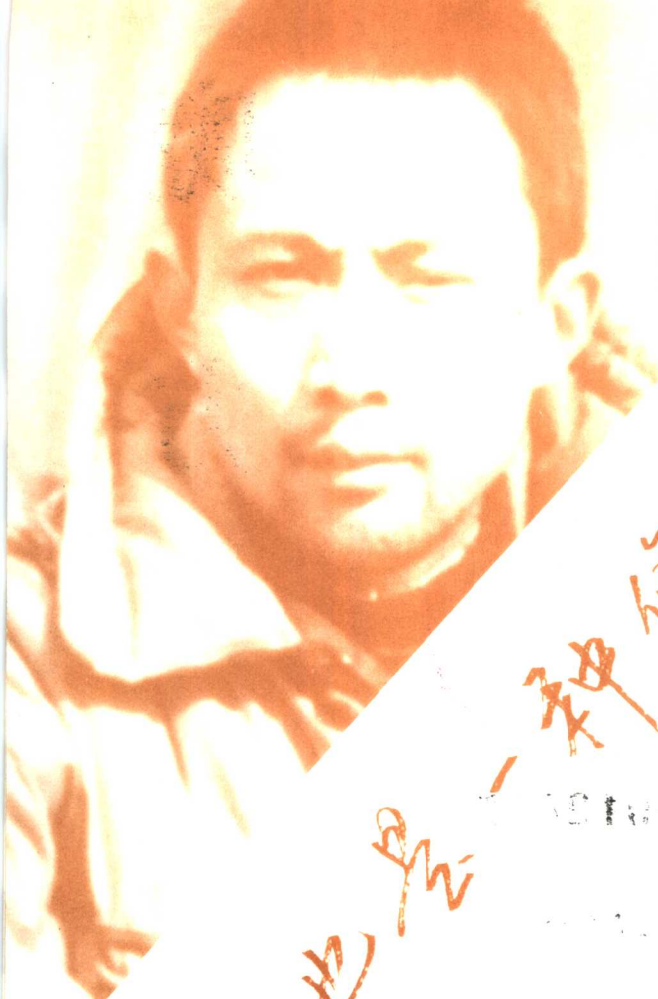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553—0

I·1341 定价 14.30 元



合作也 是一种精神 河北

出版说明

名家处女作系列

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珍爱自己的处女作；几乎没有一个读者不关注作家“破土”时的作品。出版社是一座桥，一头连着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一头连着读者，尤其是迷恋文学的读者。因此，我社将陆续出版一套“名家处女作系列”丛书，以满足作家的“珍爱”和读者的“关注”。

我们在此所说的“处女作”是广义的，即作家的早期作品。这种“广义”，是经过专家、学者及作家们反复论证而认可的，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宽容。

自序

名家处女作系列

最初发表作品的日子，可以追溯到一九八〇年。在半年内，我发表了五个短篇，然后连续五六年，都在和退稿作斗争。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悬挂的绿苹果》发了出来，渐渐地有人叫好，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自报奋勇，说要写评论捧场，让我把过去发表的文字让他过目。我把自己珍藏的刊物送了去，结果评论文章没写出来，那些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刊物，却被这位父执当废纸卖了。

这次选编早期作品集，为了寻找旧作，真所谓费了大事。许多刊物已经不复存在，有的虽然还在支撑，几次搬家，编辑部的人换了又换，结果怎么也查不到。譬如《魔方》这篇小说，曾发表在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的《春笋报》上，托人去图书馆资料室查找，回答都是没有。我依稀还能记得《魔方》的情节，一个神童迷恋玩具魔方，如痴如醉，他终于在比赛中得了大奖，然而自己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疯子。疯狂往往能产生巨大的激情，写小说的人，应该有一点疯狂才行。现在这篇小说虽然找不到，我仍然不改初衷，把它作为小说集的名字。

附在后面的两篇散文，坦白交待了我早期走过的文学道路。有些话，两篇文章中都说了，没必要再重复。现在补充三点。第一，此次收入的作品，其写作时间都在十年前，绝大多数是在

上大学读研究生时写的。第二，最初发表的五个短篇和中篇《砍柴人和金豆子的故事》，很有些像出土文物，过去从未收进任何选集或文集。第三，这些小说在发表时，不同程度地被编辑删改过，像《砍柴人和金豆子的故事》，活生生砍了一万字，一些地方都连不起来，而且整个结尾都被砍了，这是说起来就心疼的地方。

早期作品自然有不成熟的地方，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藏拙也只能是藏着。不成熟也许有不成熟的意义。感谢出版社提供了机会，感谢那些为我查找文章的朋友，有些文章，现在不整理结集，以后怕是更难找了。

1997年6月10日

目 录

名家处女作系列

自序.....	001
舅舅村上的陈世美.....	001
无题.....	014
傅浩之死.....	022
手套.....	038
董大爷和他的牛脾气.....	045
雨中花园.....	058
绿色咖啡馆.....	071
儿歌.....	083
古老话题.....	094
桃花源记.....	111
砍柴人和金豆子的故事.....	129
悬挂的绿苹果.....	201
五月的黄昏.....	251
文学少年.....	324
文学青年.....	333

舅舅村上的陈世美

名家处女作系列

天气很热。没有风，没有月光，又赶上停电，小园里漆黑。不少人还在乘凉，靠着西首的几个正谈着连台本的包公。冷不防有人从东首冒出一句：“你们保证不信，我舅舅村上也有个陈世美。”

接着只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说话人用扇子拍拍腿，边赶蚊子，边说起故事。

信不信全由你们，找一句用俗的话，这叫无巧不成书。陈、世、美，铁板钉钉子，三个字，一字不差。我舅舅那村，人称八房村。据说好几百年前，朱文公的再传弟子，一个姓陈的秀才在这里盖了八间瓦房，由此得名。早先的规矩大都没有了，只是这取名字的习惯留了下来，谁也没有改动过。他们取名字，全是清一色的双名，而且特别讲究那中间的字，有板有眼，马虎不得；不像城里人，单名、双名由着性子胡来。一看这字，就知你是那一代。陈世美这一辈，中间那字，就赶上“世”。细算起来，他比我舅小三十岁，却高我舅舅三辈。

陈世美的名字是村上的老先生取的，那人准是和他家有些宿怨，才给取了这个缺德的名字。好在他爹妈目不识丁，再说人们来往，都有着小名，即使用一下正名，也不会去想里面的

学问。何况，包公下了好几年的地狱，小小的陈驸马还不早忘了。

我舅舅村上的陈世美，生辰属狗，他爹妈图省事，便叫他小狗。偏偏那年村上养儿子的太多，图省事的也多，光西头的七户人家，就有了三个小狗。世美生在腊月初八，他爹妈为了有个区别，先叫他腊狗子；后来觉得不上口，腊和“痢”又音近，便改叫八狗子。虽然还有些拗口，毕竟也叫到现在。

从小学二年级起，八狗子的语文就不曾及格过，四年级刚完，便回家种田。迟早都是这一行，早了，落得省钱。到了十六岁，爹妈做主，和邻村的一个姑娘订了婚。那村子就在他们村前头，从镇上回来，都要打那经过，而且，那姑娘家就挨在路边。姑娘长得挺水灵，扎着两条短辫，不声不响，八狗子的爹妈一见就喜欢上了。姑娘的爹娘也喜欢八狗子的老实，干活有力气，又是独子，有朝一日两老归天，三间瓦房全归他了，条件不算差。

两家大人本来敲定：八狗子一满十八岁，就办喜事。这也不是存心犯政策，那地方，天高皇帝远，又赶上那四个人在台上，国家不像个样子，谁来管呢？反正大家都这样。

八狗子十八岁那年，正遇上招兵。他图个好玩，偷偷地和村里一班小伙，去公社报了名。谁知有心的没中，他无心，反被验上了。起先，他娘寻死觅活，不让儿子去。八狗子自小就怕爹妈，想走也只好干瞪眼。后来他爹和未来的丈母娘一合计：反正只是三年，还怕他跑了不成，白白地捞个城镇户口还不好？这才拍了板：“去。”

三年后，八狗子从一个修理营复员回来，分到公社农机厂。他人不笨，肯学习，又能吃苦，在部队三年，扎实干得不错。到

了农机厂，全厂上下，都拿他当个宝，而他，天生的老实疙瘩，想来想去，还是选了维修工。他说：“我在部队上，就是干这行。”

话说八狗子的那位姑娘，名叫孟文琴，自从他参军后，调到一个生产皮鞋的队办企业。如今农村，年纪轻的，或去城里做临时工，或上山打石头，要不就像文琴一样，进社办、队办企业。遇到农忙，这些人便回队劳动，拿的工资，也一概要缴给生产队，然后折成工分，年终结算。这时，文琴已二十二，比八狗子还大一岁，要不已经结婚，偏赶上粉碎了“四人帮”，突然抓得紧了，不管怎样，两方岁数加起来，一定要五十岁，才让结婚。八狗子娘再急着抱孙子，也只好耐心等着。

三年当兵，农业户口变了城镇户口。八狗子有了固定工资，遇到农忙，诸如“双抢”忙头里的那种做煞生活，自然没份。他的厂不大，却还像个样子，听说不久要扩大到二百人，而且要试制电冰箱，真是前途无限。

乡下人可不比城里，一谈恋爱，小两口整天泡在一起，上大街还挽着胳膊。在农村，订过婚，常常话都不敢多谈。八狗子和文琴订婚前，两人还有过几回接触；他们村子之间有条大河，两个村的小孩都光着屁股在那里捉鱼洗澡，免不了见见面。订了婚，两家除了逢年过节互相跑跑，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文琴小时也还算活泼，爱唱唱歌；成了大姑娘，倒变得过于文静、寡言，有话在肚里烂了，也不肯吐出来，不熟悉的人，还真会以为她是个哑巴。每当从生产小组回来，总是坐在房里绣枕巾什么的。她几乎没一样爱好，穿不讲究，吃不讲究，就连去与她相仿的女孩子家串串门也不会。她的活动范围，最初是家，而后添了生产小组；用她村的那个调皮蛋的话：一天到晚，无非换张板凳，挪挪屁股而已。可怜姑娘长这么大，连回火车

也没见过，一辈子坐了一趟汽车，还呕得一塌糊涂。

那是八狗子刚复员回来，他兴冲冲地带着未婚妻去县城看电影。姑娘天生没福气，汽车开出不多久，便晕了车，翻肠倒胃吐了一大堆，把八狗子头回穿的白力士鞋也弄脏了。到了城里，文琴的胃口全败了，什么也不想吃，他只好空着肚皮，陪她看完电影，连城里都没有遛一圈。

回村时，文琴说什么也不坐车了。两人只好硬着头皮，从二十几里路远的县城往回赶。到了半路，姑娘实在走不动，便要歇歇腿。他们在一个小土坡上坐下来。这一路上，文琴近乎没讲一句话，八狗子知道她天性少话，加上害羞，当然不计较。这时，日薄西山，天近黄昏，田间路上不见一个行人，文琴坐在那里，头微侧着，细细的汗水，把她的头发沾在额角，红红的脸蛋儿，显得格外动人。八狗子毕竟在城里待了三年，再碰上刚刚在县城看的是外国电影，他的心一阵狂跳，热血上涌，竟从后面猛一下抱住文琴，想同未婚妻亲个嘴儿，浪漫浪漫。

谁知姑娘从他怀里挣脱开，脸吓得煞白，吃惊地盯着他，“你、你、你……”嘴角动了几下，一低头，眼里噙着泪水，转身走了，头也没有回。八狗子虽见过几回洋世面，可今生今世也是头回碰着女人，又窘又怕，不知如何是好。可怜八狗子白白地饿了一天，还讨了个大没趣回来。

回到家，八狗子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像是做了贼。第二天，天还没亮，便偷偷地上班去，怕的是经过文琴家，再撞着姑娘。等到下一次遇到文琴，已是一个星期后。那天下班回来，他那未来的丈母娘，正好在门口扫场，一见大女婿，嚷着要他进屋坐一会，喝碗茶。文琴已在他头里先到家，见了，只是站了起来，算作招呼，接着又坐下去，闷头绣花。任凭热心的丈母

娘如何暗示，未曾有过一句话。八狗子见她动了这么大的气，自然坐立不安，臊得只恨不能变个虫子飞走。喝完那碗滚烫的热茶，姑娘还是埋着头绣她的花。八狗子只觉得心里糖罐醋瓶，一并打翻，不是滋味。

麻烦事终于来了，天下小伙虽多，也只有一个八狗子，而姑娘自然不止文琴一个。厂里有个姑娘，人漂亮，名字也花俏：姓梁，名凤花。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瞄准谁了，且不说那伙正在找对象的小伙子，连正经八百的老头子，也要多瞅她几眼。偏偏姑娘谁也不爱，相中了已经订了婚的八狗子。

八狗子终究是个乡下佬，见了凤花，内心虽也喜欢，却到底没那胆子。最初遇到凤花，恰似耗子撞着猫，眼睛都不敢往上抬一抬；后来，见了那送来的眼波，这个憨头，便只知道傻呼呼地笑了。

有一件事，八狗子一直埋在心底，对谁也不曾说过。那是一个好伙伴透露给他的：文琴在和她订婚前，曾和同村的一个小伙相好，那小伙家境不好，又和文琴同姓，文琴爹妈死活不肯，这才和他八狗子订了婚。他隐隐约约地早就察觉，文琴并不喜欢他。

凤花是车工，操纵的正好又是一台破床子，车床经常坏，两人接触就多。时间一长，加上一头冷，一头热，这温度高的一方面，自然就产生了一些“那个”。渐渐地，这八狗子唯一盼的，就是那部车床天天能够出点毛病。后来，遇上经常停电，上班时间只好跟着电跑，像八狗子这样的维修工，索性住在了厂里，从此，来往就更多了。

一天，正逢停电，八狗子在临时作为宿舍的小屋里，打开半导体，独自听着京戏。正在班上的凤花，停了电，只好休息，

见他屋里点着一盏油灯，便洗洗手，走进屋来。这样的事已经有了许多次，两人虽然谈不了什么，但只要一在一起，就从心底感到乐意。姑娘帮他收拾了一下房间，在一个放工具的木箱上坐下，抬起头看着他。想说什么，却没开口，接着，匆匆低下头，把卷着的工作衣袖子放下来，重新卷好，又去放另一只。最后，她轻轻地说：“听说你和文琴很少讲话？”

八狗子一惊：“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打听？”

一阵哑场，两人相顾一眼，又各自低下头去。姑娘理着袖管，又问：“什么时候结婚？”

八狗子被问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只知道，那个叫文琴的姑娘，将来是他老婆。除此，还能想什么呢？要说喜欢，从内心来讲，当然更喜欢凤花；尤其近来，只要一天见不着凤花，便似落了魂一般。这时，凤花在一边催着他：“你哑了，快说呀！”八狗子只感到心头一阵委屈，鼻子一酸，竟如同小孩一般，哭了。凤花大吃一惊，说：“你这人，怎么哭——”话没完，八狗子越发哭得凶起来。凤花只怕被人撞着，心一慌，掏出手绢扔给他，说了声：“你呀！”便匆匆离去。

八狗子一哭，内心的秘密都让凤花看了出来。俩人的关系无形中升了一级。此后，又一同进城看过几回电影，虽然各人都带着自己的伙伴，但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同伴也白落得看场电影，吃几根冰棍。八狗子在兜里整天揣着凤花的手绢，得意得无法细说，走起路来，竟还唱那些老掉了牙的歌。难怪他爹要说：“人大了，骨头却越发轻了。”

正当他们热火的时候，接连发生了两件事，如同放响了一个“天地响”，乒乓二声，把这对有情人赶回了现实中。其一，

八狗子的丈母娘得知他的风流韵事，找上门来。其二，县放映队到他们公社巡回放了一部电影，足足放了半个月。两桩事情，对八狗子来说，都是要命的，尤其是后者。因为，前者在所难免，而后者，偏偏在那么多的电影里，选中了《铡美案》。

那未来的丈母娘，指着八狗子的鼻尖，破口大骂：“我说你这个鬼东西，见了我就像做了贼，原来，你这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如今，有了城镇户口，有了……你这绝……”早在看《铡美案》时，下面就有人嚷嚷：“嗨，咱村的八狗子也叫陈世美，一模一样”，“八狗子当驸马了”。这刻，被丈母娘一骂，八狗子自己头也晕了，嗡嗡直响，只觉得自己真是来世的“陈世美”，八百年前，就做过那件缺德事。

正巧八狗子的爹娘都在家。他们早先也耳闻儿子的一些事，但打定主意不管，横竖有个媳妇进门，得罪了哪个也不好。现在，看见八狗子垂着脑袋、呆若木鸡似地挨骂，心里便有些舍不得，他娘就说：

“唉呀！文琴她娘，你什么不能骂，干吗总要用那个砍头坯来咒我家八狗子呢？”

“我咒他？”文琴娘气头上，把亲家公、亲家母一起捎带了进去：“你们这一窝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哪个不敢咒？”

八狗子爹是个讲体面的，哪里受得了这种辱骂，大巴掌用力一拍，一定要她当着众人把话说清楚。谁知文琴娘像事先准备好的，扳起指头，有板有眼，讲了三桩。众人听了，心服口服，连连点头，包括八狗子爹娘也无话可说。

第一桩：一九四二年，孟村住了五个东洋兵，有一天，八狗子他爷爷在河里捉了几条鱼，正好被一个大胡子的东洋兵撞着，便把鱼拿了去。他爷爷吃亏在肚里，当然不敢吭声；而那

东洋兵走了几步，却回过头，脱下手套，扔给他爷爷，冲他笑了笑掉头走了。那手套大概算是给的报酬。事也凑巧，隔不久，又来了一个东洋兵，见他傻呼呼地正在戴那副手套，一口咬定是他偷的。他爷爷不懂日本话，被一阵叽里咕噜的叫喊，早吓糊涂了。那东洋兵越发相信是他偷的，便拿出刀来，把刀背搁在他脖子上，说是要杀他。当时旁边有好几个看的人，可谁也不敢开口，幸好永林大伯赶来，也就是文琴的爷爷，他过去跑过几天码头，斗胆上前拉着八狗子爷爷的头发，叫他赶快开口，后来又去把那个大胡子东洋兵找来，才算把他爷爷放了。

第二桩：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八狗子家断炊，文琴家曾借给他家一担胡萝卜。

第三桩：八狗子九岁那年，掉到河里，虽不是文琴家中的人救的，但救者是孟村的，爷爷那一辈是叔伯兄弟。

三者联起来，没有文琴她爷爷，他爷爷必死无疑，现在这一大家子也不消说；没有那担胡萝卜，他们一家也会饿死，当时，前后两村饿死的，决非一个两个；八狗子倘若淹死，如今这一切都成泡影，想当“陈世美”招驸马也白搭。

文琴娘直到骂累了方才离去。到了此刻，连八狗子爹娘也不吭声，硬着头皮认骂。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软，欠了人家那么多，还有什么好讲，看众也纷纷摇头，若不碍着街坊邻居，没准也会指着他们的鼻子来一通，骂他们坍了八房村的台。对门世国老婆，回到自家门口，正遇她那宝贝儿走来，那孩子张嘴说了句什么，只见她手一挥，朝儿子头上，扎扎实实地就是一记，嘴里不干不净地还骂着。骂什么，八狗子他爹没听清，但觉得这都是冲他而来。

第二天，八狗子上班去，一进厂门，就看见凤花；真是越

怕见，越会见。凤花见他不高兴，笑着问她怎么了，他支吾了半天，干活去了。一边干活，一边还担心丈母娘骂到厂里来。听到下班铃响，心头才像一块石头落地。此后，连续三天，都是如此，如同怀里揣着只活兔子，只要一听见人声响些，他的心便紧张地乱跳。

三天后，他看到凤花眼圈有些红，预感到有点不妙。果然上了班，和凤花同村的一个小徒工，偷偷告诉他：他的丈母娘昨天去凤花家闹过了；凤花他爹在她走之后，打了女儿一个耳光。八狗子只觉得委屈了凤花，想去劝劝，没挪步就自动打消了念头。又隔了一天，他丈母娘终于来了，照例骂他一顿，还不住地骂凤花。凤花又气又羞，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落泪。最后还是几个青工起哄，说文琴娘破坏生产，要罚她赔钱，这才把她打发走。

下班，八狗子垂头丧气地走着。走过一座小桥，见凤花正在等他。姑娘一见他，便掩着脸哭了。两人相对而立。八狗子只怕来人，不住地回头探看。凤花一个劲地哭着，他也不知如何是好，想开口，又找不到一个词儿，末了，无可奈何地来了一句：“你就知道哭，哭，我还想哭呢！”说完眼泪扑簌簌，嗓子也哑了。隔了一阵，凤花止住哭，看着河面，狠狠地说：“干脆一句话吧，你到底对我怎样？说呀，这回你可不能再不吭声了。”

“只是你爹……”八狗子叹了一口气。

“我不怕他，他要再打我，我，我就搬厂里去，反正丢尽脸了。”

“可是我爹……”

“怎么样？”